

處其中無厭色鄉人有胡昭甫惟岳者高世之士善吟詩其最深處雖唐人蓋亦有未能到者師師之入室矣師嘗以詩見邑宰秘書丞滕喬喬一讀重之來謝師見庭廡壞裂殆不可坐起倡邑人爲修之未幾臺殿樓觀一一完具師之德業自此愈遠聞閭里之人皆欽嚮之師是後不復他出掃靜室據古几宴坐一食遇物感興時亦作詩其句度夷澹清粹不若其徒之所爲者與人語和輒未嘗輒迂人出入縣中六十年

亦未嘗以愛惡置利害於其間衆皆稱之師素堅強少疾狀貌修偉慈恕溫裕縣人無長少咸願見之見必拜伏欣喜丁寧留連師誨諭慰滿而後去一日忽召其弟子在前且曰人既生理當有死死常事非異事吾無死生且久矣汝等當體吾之所以無死生者慎勿戚戚如衆人乃不累吾今日之所咐囑爾慕安等泣曰師胡爲是言有何所緣耶師曰吾之神光一道去矣留此無數刻汝當奉吾所戒曰惡不宜爲善不宜

失語已攝足跌坐疊手瞑目而逝搖挽不動疑如塑刻享年八十六治平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也遠近緇素來赴哭者殆千人衆謂宜以師之真身建蘇塗而扁藏之使來者觀相起善芟去二毒回面正法不墮惡道亦師之不言之教也慕安等遂從其謀風神凝然愈久不壞見者謹畏如侍諸側余往年嘗居郡幕識師甚熟後復來權州事師則已化矣歸曰枉道過邑詣師塔下旋遶瞻禮悲悼歎息雖然師之面目如生而

師之語言已不聞矣嗚呼熙寧五年余知陵州師之孫慕真來詣余求文以銘師之塔余昔旣聞道於師也辭將云何乃銘之曰

是身如浮雲

倏生而忽滅

形質本何有

聚散俱爲幻

夫人而昧此

演起無量法

從一十百千

乃至萬億兆

譬如蚕吐絲

纏縛身自獄

旣俛而復羽

孳種無由斷

出此而入彼

輪迴豈知覺

師有大智鏡

初誰爲磨拂

光明發虛空

淨無一塵染

大曜滿法界

欲照誰能執

收斂付諸匣

乃是所假者

示現于世人

師以願力故

師之所非相

真實不思議

凡所見聞者

依以爲漸入

由此登佛地

其則固不遠

書以告諸後

咸願起正信

紉竹記

紉竹生于陵陽守居之北崖其始共本以出去
土未幾而遽分其三裁三尺倮然無他枝乃枿
蓋其顛未脫籜時蝎害之使然爾其一旣獨盛
將挺起爲垂巖所軋力不得競乃求虛以伸所
趣舐礙無所容屈已自保生意愈艱蟠空繚隙
拳局以進伏礪蔽蓊葳曾莫知其歷寒暑之
何許也余采藥過其下見之命聲齧二童奴撥

荒榛除腐蔓扶起而支持之則已堅彊偃蹇宛
骹附地若不欲使人加哀憐於其不得遂諸生
理者然觀其抱節也剛潔而隆高其布葉也瘦
瘠而修長是所謂戰風日傲冰霜凌突四時磨
礱萬草之奇植也余歎視良父聱者進而言曰
是將以瑞而名之可乎曰瑞生于人所易見俾
得以致之此獨處窮僻非瑞也鬻者進而言曰
是將以怪而名之可乎曰怪起於不常有物體
自効以見駭於世此因地而然非怪也然則何

名而可曰天之生物既授以生其各有所得失
之者莫不常繫乎其所託竹之爲物乃草木之
中甚賢者今此不幸不得其地以完其生上蔽
旁闕不使自通遂至於質狀如此然其天之所
與雖不能奮迅條達以盡其性而其所得短長
巨細之分當亦緣理而浸長之故其氣不能暢
茂於其內而其勢所以促蹙於其外也且其所
以若是者夫豈得已哉今也就其所以不得已
者而名之曰紆庶使後之人知其得名之由以

不得已而取之也於是整鬻並進而言曰公名
之既聞命矣公平居常好戲爲此者蓋摹之以
示於人乎余許之使聲者裂素鬻者漬墨清曉
上平雲閣爲濡毫而揮灑之自卯至辰而就乃
言此題其下熙寧壬子孟冬辛丑與可記

丹淵集卷拾遺下終

丹淵集附錄諸公書翰詩文

明

蜀內江李應魁務滋甫纂

吳長洲吳一標建先甫校

小簡

司馬光

某再啓特承寵惠詩序石刻渺然想見與可襟
韻游處之狀高遠蕭灑如晴雲秋月塵埃所不
能到某所以心服者非特詞翰之美而已也某
再拜

小簡

趙抃

不得已而取之也於是整鬻並進而言曰公名
之既聞命矣公平居常好戲爲此者蓋摹之以
示於人乎余許之使聲者裂素鬻者漬墨清曉
上平雲閣爲濡毫而揮灑之自卯至辰而就乃
言此題其下熙寧壬子孟冬辛丑與可記

丹淵集卷拾遺下終

丹淵集附錄諸公書翰詩文

明

蜀內江李應魁務滋甫纂

吳長洲吳一標建先甫校

小簡

司馬光

某再啓特承寵惠詩序石刻渺然想見與可襟
韻游處之狀高遠蕭灑如晴雲秋月塵埃所不
能到某所以心服者非特詞翰之美而已也某
再拜

小簡

趙抃

丹淵集 附錄
某別啓向以蕪旨况聞承未鄙諂過有稱肯副
之佳頌爲况讀復數四益用感惻其理明語快
到古作者第歎服而已何日珍隲懷瞻詠不宣
某祇拜

送與可通判邛州詩

范鎮

半刺爲官美臨邛自古名何言緹軾寵更侍版
輿行仙藉新年貴賓僚舊日榮壺漿故父老應
在半途迎

送知湖州

浙西古名城號稱水晶宮史君老手筆文字窺
化工江山久有待瑩潔如磨礪堂階走清渠珮
玉鳴丁東臺觀面衆巖擁抱開屏風遙知到未
幾都下傳詩筒西南四麾守一一獄戶空今行
定論最歸來掖垣中

送與可通判邛州

王安石

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嗣音得
王楊犖犖漢守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林脫
巾選爲郎擁書天祿閣奇字校偏傍忽乘駟馬

丹淵集 附錄
車牛酒過故鄉時平無論檄不訪誓羅祥問君
行何爲關隴正繁霜中和助宣布循吏綴前芳
豈特爲親榮區區夸一鄉

送出守陵州

蘇軾

壁上墨君不解語見之尚可消百憂而况我友
似君者素節凜凜欺霜秋清詩健筆何足數道
遥齊物追莊周奪官遣去不自覺曉梳脫髮誰
能收江邊亂山赤如赭陵陽正在千山頭君知
遠別懷抱惡時遣墨君解我愁

和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

湖橋

朱欄畫柱照湖明白葛烏紗曳履行橋下龜魚
晚無數識君拄杖過橋聲

橫橋

貪看翠蓋擁紅粧不覺湖邊一夜霜卷却天機
霜錦段從教匹練寫秋光

書軒

雨昏石硯寒雲色風動牙籤亂葉聲庭下已生

書帶草使君疑是鄭康成

冰池

不嫌冰雪遶池看誰似詩人巧耐寒記取羲之
洗硯處碧琉璃下黑蛟蟠

竹塢

晚節先生道轉孤歲寒惟有竹相娛麤才杜牧
真堪笑喚作軍中十萬夫

荻浦

雨折霜乾不耐秋白花黃葉使人愁月明小艇

湖邊宿便是江南鸚鵡洲

蓼嶼

秋歸南浦蟋蟀鳴霜落橫湖沙水清卧雨幽花
無限思抱叢寒蝶不勝情

望雲樓

陰晴朝暮幾回新已向虛空付此身出本無心
歸亦好白雲還似望雲人

天漢臺

漾水東流舊見經銀潢左界上通靈此臺試向

天文覓閣道中間第幾星

待月臺

月與高人本有期挂簷低戶映蛾眉只從昨夜十分滿漸覺冰輪出海遲

二樂榭

此間真趣豈容談二樂并君已是三仁智更煩訶妄見坐令魯叟作瞿曇

來詩云二見因妄生

灑泉亭

聞道池亭勝兩川應須爛醉蒼雲烟勸君多揀

長腰米消破亭中萬斛泉

吏隱亭

縱橫憂患滿人間頗怪先生日日閑昨夜清風眠北牖朝來爽氣在西山

霜筠亭

解籜新篁不自持嬋娟已有歲寒姿要看凜凜霜前意須待秋風粉落時

無言亭

慙慙稽首維摩詰敢問如何是法門彈指未終

丹淵集 附錄 五
千偈了向人還道本無言

露香亭

亭下佳人錦繡衣
滿身瓔珞綴明璣
晚香消歇無尋處
花已飄零露已晞

函虛亭

水軒花榭兩爭妍
秋月春風各自偏
惟有此亭無一物
坐觀萬景得天全

溪光亭

決去湖波尚有情
却隨初日動簷楹
溪光自古

無人畫憑仗新詩與寫成

過溪亭

身輕步穩去忘歸
四柱亭前野杓微
忽悟過溪還一笑
水禽驚落翠毛衣

披錦亭

煙紅露綠曉風香
燕舞鶯啼春日長
誰道使君貧且老
繡屏錦帳咽笙簧

襖亭

曲池流水細鱗鱗
高會傳觴似洛濱
紅粉翠蛾

丹淵集 附錄 六
應不要畫船來往勝於人

菡萏亭

日日移床趁下風清香不盡思何窮若爲化作
龜千歲巢向田田亂葉中

茶藤洞

長憶故山寒食夜野茶藤發暗香來分無素手
簪羅髻且折霜蕤浸玉醅

篔簹谷

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

饒大守涓濱千畝在胷中

寒蘆港

溶溶晴港漾春暉蘆筍生時柳絮飛還自江南
風物否桃花流水紫魚肥

野人廬

少年辛苦事犁鋤剛厭青山遶故居老覺華堂
無意味却須時到野人廬

此君庵

寄與庵前抱節君與君到處合相親寫真雖是

丹波集 附錄 十一
文夫子我亦真堂作記人

金橙徑

金橙縱復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
煙雨裏小船燒薤擣香齏

南園

不種天桃與綠楊使君應欲候農桑春畦雨過
羅紈膩夏壠風來餅餌香

北園

漢水巴山樂有餘一麾從此首歸塗北園草木

憑君問許我他年作主無

與可有詩見寄云待將一段鵝溪絹掃
取寒梢萬尺長次韻荅之

爲愛鵝溪白鬢光掃殘雞距紫毫鉞世間亦有
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

林子中以詩寄與可及餘

與可既沒
追和其韻

斯人所甚厭投畀每不受欲其少須臾奪去惟恐
後云誰尸此職無乃亦假守賦才有巨細無異斛
與斛胡不安其分但聽物所誘時來各飛動意合無

丹淵集 附錄
妍醜坐令雞栖車長載未伯厚平生無一旅既
死咤萬口自聞與可亡胷臆生堆阜懸知臨絕
意要我一執手相望五百里安得自其牖遺文
付來哲後事待諸友伶俜愁紹孤老病孟光偶
世人賤目見爭笑千金帚君詩與楚詞識者當
有取但如愛墨竹此難吾已久故人多厚祿能
復哀君否不見林與蘇饑寒自奔走

書與可墨竹

并序

亡友文與可有四絕詩一楚詞二草書

三畫四與可嘗云世無知我者惟子瞻
一見識吾妙處既沒七年覩其遺迹而
作是詩

筆與子皆逝詩今誰爲新空遺運斤質却弔斷
絃人

題與可墨竹

并序

故人文與可爲道師王執中作墨竹且
謂執中勿使他人書字待蘇子瞻來令
作詩其側與可既沒八年而軾始還朝

見之乃賦一首

斯人定何人游戲得自在詩鳴草聖餘兼入竹
三昧時時出木石荒怪軼象外舉世知珍之賞
會獨余最知音古難合奄忽不少待雖云死生
隔相見如龔隗

與可字說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
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
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爲君子乎曰未

也孔子爲問者言也以爲賢于所問者而已君
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耻夫何惡之
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人子夏之於人也可
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
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
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
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
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爲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
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

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
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肖教誨者而非拒
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
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爲子夏也歟曰
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爲子張者也與可之爲
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修德而忘名
與爲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
惡于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爲子張者
也

與可琴銘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
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
言者似僕

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
詩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其詩
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戒壇院與可畫墨竹贊

丹淵集 附錄
十一
風梢雨箨上傲冰電霜根雪節下貫金鐵誰爲
此君與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石室先生畫竹贊 并序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
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
皆逝不畱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
贊之者曰

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
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

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與可飛白贊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奇也歟抑其不試
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
也以爲止此矣旣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
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
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
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蒂也離
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

至于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與可枯木贊

惟木在庭枯柯北走窮猿投壁驚雀入牖居者蒲氏畫者文叟贊者蘇子觀者如後

與可畫竹木石贊

并引

友人文與可既沒十四年見其遺墨於呂元鈞之家嗟歎之餘輒復贊之

竹寒而笑木瘠而壽石醜而文是爲三益之友

粲乎其可接邈乎其不可固我懷斯人烏乎其可復觀也

跋與可墨竹

昔時與可墨竹見精縑良紙輒憤筆揮灑不能自已坐客爭奪持去與可亦不甚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研卽逡巡避去人就求其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與可曰吾乃者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遣之故一發於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觀之與可之病亦未得

爲已也獨不容有發者乎余將伺其發而掩取
之然彼方以爲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
熙寧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書

跋與可綉竹

綉竹生于陵陽守居之北崖蓋歧竹也其一未
脫籜爲蝸所傷其一困於嵌巖是以爲此狀也
吾亡友文與可爲陵陽守見而異之以墨圖其
形余得其摹本以遺王冊官祁求使刻之石以
爲好事者動心駭目詭特之觀且以想見亡友

之風節其屈而不撓者蓋如此云

跋趙叭屏風文與可竹

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來京師不及歲請郡
還鄉而詩與竹皆西矣一日不見使人思之其
面目嚴冷可使靜險躁厚鄙薄今相去數千里
其詩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靜厚者不可致此
予所以見竹而歎也

跋與可草書

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真行劉貢

甫謂之鸚哥嬌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來何如
僕對可謂秦吉了矣與可聞之大笑是日坐人
爭索與可草書落筆如風初不經意劉意謂鸚
鵡之于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十月一日
張長史草書必踈醉或以爲奇醒卽天真不全
此乃長史未妙猶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嘗寄
於酒乎僕亦未免此事

書初無意於嘉乃嘉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
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怱怱不及草書此語非

是若怱怱不及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此弊之
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恠者吾書雖不甚佳
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跋與可論草書後

與可云余學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
筆相傳之法後因見道上闢蛇遂得其
妙乃知顛素之爲各有所悟然後至于
如此耳

留意於物徃徃成趣昔人有好草書夜夢則見

蛟龍糾結後數年或畫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
所見亦可患與可之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
精也予平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噱此語恨不令
與可聞之令其一捧腹絕倒也

小簡 八首

軾啓近承書誨喜聞尊候益康勝見乞浙郡不
知得否相次入文字之宣與明若得與兄聯棹
南行一段異事也中前桑榆之詞極爲工妙尋
曾有書道此却是此書不達耶老兄詩筆當今

少儷惟劣弟或可以髣髴墨竹卽未敢云爾呵
呵佳墨比望老兄分惠反蒙來索大好禪機何
處學得來大軸揮灑必已了專令人候請切告
烏絲欄兩卷稍暇便寫去近見子山作墨竹賦
意思蕭散不復在文字畛域中真可以配老筆
也亦欲寫在絹卷上如何如何乍涼萬萬珍重

又

軾自密移河中至京城外改差徐州復挈而東
仕宦本不擇地然彭城於私計比河中爲便安

耳今日泐沐赴任與舍弟同行聞與可與之議
姻極爲喜幸從來交契如此又復結此無窮之
歡美事美事但寒門不稱計與可必不見鄙也
臨行冗甚奉書殊不謹埃到任別上問次

又

軾再拜姪女子獲執箕箒非獨渠厚幸而不肖
獲交于左右者緣此愈親篤矣欣慰之懷殆不
可言不敢復具啓狀必不見罪也聞舍弟談壻
之賢公之子固應爾姪女子粗知書曉義理計

亦稱公家婦也更望訓誨其不逮也

又

軾啓疊辱來教承起居住適聞中間復微恙且
喜尋已平復軾比來亦多病漸老不耐小放意
輒成疾不可不加意謹護也水後彌年勞役今
復聞決口未可塞紛紛何時定乎寄和潞老詩
甚精奇稍閑當亦作六言殆難繼也未緣會晤
萬萬以時珍重

又

軾啓稍不馳問不審入冬尊體何如想舊疾盡去眠食益佳矣見秋榜知八郎已捷不勝欣懌惟十一郎偶失甚爲悵然一跌豈廢千里想不以介意寄示碑刻作語古妙非世俗所能髣髴長句偈甚奇非獨文字甘降便當北面參問也近有一僧名道潛字參寥杭人也時來相見詩句清絕可與林逋相上下而通了道義見之令人蕭然有一詩與之錄呈爲一笑也未由展奉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黃樓賦如已了望付去人如未幸留意

又

軾啓近遞中辱書承非久到闕卽日想已入覲矣無緣一見於邑可知苦寒尊候何似貴眷令子各安勝軾蒙庇粗遣秋來水災幾已爲魚必知之矣寄惠六言小集古人之作今世未省見老兄別後道德文章日進追配作者而劣弟懶惰日退卒爲庸人他日何以見左右慙悚而已所要拙文實未有以應命又見兄之作但欲焚

筆硯耳何敢自露兄淹外既久雖與時闊疎而
公議卓然當遂踐清近也歲行盡萬萬以時自
重不宣

又

軾啓郡人還疊辱書教承尊候微違和尋已平
愈然尚未甚美食又得蒲大書云尊貌頗清削
伏料道氣又充微疾不能近然未免憂愁惟謹
擇鑿藥痛加調練莫須燃艾否軾近來亦自多
病年老使然無足怪者蒙寄惠偃竹真可爲古

今之冠謹當綴黃素其後作十餘軸謹援此例
不可過望所示當作歌詩題之軾作此乃莫大
之幸日夜所願而不得者今後更不敢送浙物
去矣老兄恐嚇之術一何疎哉想當大噱別後
亦有拙詩百餘首方令人編錄以求斤斧後信
寄去老兄盛作尚恨見少當更蒙借示使劣弟
稍稍長進此其爲賜又非頒惠墨竹之比也冗
中奉啓不盡言

又

軾啓冗迫稍踈上問伏想尊履佳勝承書領吳興衆議謂公當在近侍故不甚快然不肖深爲左右賀也吳興山水清遠公雅量弘度在王謝間此授殆天意耳軾欲乞宣城若幸得之當與公爲隣國真是一段奇事然事之如人意者亦自難遂從古以然公自南河赴任舟行艱澁何不自五丈河由曹鄴濟過我於徐自泗入淮乎但恐五丈河無水不然者公必出此也且更熟籌之餘惟萬萬以時自重筆凍奉啓殊不謹

石幼安言亦可呼水精宮使此語可記

墨君堂記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爲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爲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

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
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
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
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
於饑膚也而士鮮不以爲欣戚喪其所守自植
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
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
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
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

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
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
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
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
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
蚶以至於劔拔千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
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

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走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走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摯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

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邪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韞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韞材當萃於予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

丹溪集 卷之四 附錄
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
無以荅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天竹哉余因
而實之荅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
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
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
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
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韻篔簹谷其一
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
料得清貧饒太守涓濱千畝在胷中與可是日

與其妻遊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
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與可沒于陳州
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
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
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
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祭與可文

年月日從表弟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故湖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靈曰嗚呼哀

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
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悒
而填膺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
之爲慟而誰爲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豈無友
朋逝莫告余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麾
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踈之耶嗚呼哀
哉孰能敦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
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爲詩與楚詞
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

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訃之三日夜不
眠而坐喟夢相從而驚覺滿茵蓆之濡淚念有
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爲不朽與有
子爲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
也然余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
無亡無存則夫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
乎嗚呼哀哉尚饗

黃州再祭與可文

年月日從表弟具官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昭告于亡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文兄之靈嗚呼哀哉我官于岐實始識君廣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爲膏以自濯薰藝學之多蔚如秋蕒脫口成章粲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紜使我羞歎筆硯爲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華英昔執我黍今熟其饋啜漓歌呼得淳而醲天力自然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我皇皇獨違垢紛俯仰三州眷戀桑粉仁施草木信

及麤麕昂然來歸獨立無羣俛焉復去初無戚欣大哉死生悽愴蒿蕪君沒談笑大鈞徒勤喪之西歸我竄江濱何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日月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觴歸安于墳嗚呼哀哉尚饗

與可學士墨君堂

蘇轍

虛堂竹叢間那復厭竹遠風庭響交夏月牖散凌亂尚恐晝掩關嬋娟不長見中堂開素壁蕭颯起霜幹隨宜賦生意落筆皆葱蒨根莖雜土

丹湖集
附錄
三五
石枝葉互長短依依露下綠冉冉風中展開門
視叢薄與此終何辨

和與可洋州園亭三十韻

湖橋

湖南堂宇深湖北林亭遠不作過湖橋兩處那
相見

橫橋

湖裏種荷花湖邊種楊柳何處渡橋人問是人
間否

書軒

綠竹覆清渠塵心日月踈使君遺癖在苦要讀
文書

冰池

水深冰亦厚滉蕩鋪寒玉好在水中魚何愁池
上鷺

竹塢

空陂放修竹肅肅復冥冥莫除塢外笋從使入
園生

荻浦

離披寒露下蕭索微風觸摧折有餘青從橫未
須束

蓼嶼

風高蓮欲衰霜重蓼初發會使此池中秋芳未
嘗歇

望雲樓

雲生如湧泉雲散如翻水百變一凭欄悠悠定
誰使

天漢臺

臺高天漢近匹練掛林端秋深霜露重誰見落
西山

待月臺

夜色何蒼蒼月明久未上不上倚城臺無奈東
南嶂

二樂榭

動靜惟所遇仁智亦偶然誰見二物外猶有天
地全

丹淵集 附錄
三十一
灑泉亭

泉來草木滋泉去地塘滿委曲到庭除清冷備
晨盥

吏隱亭

隱居亦非難欲少求易遂有意未成歸聊就茅
簷試

霜筠亭

林高日氣薄竹色淨如水寂歷斷人聲時有鳴
禽起

無言亭

處世欲無言事至或未可惟有此亭空燕坐聊
從我

露香亭

重露覆千花繁香凝畦圃不忍日將晞散逐微
風去

涵虛亭

虛亭面踈篁窈窕衆景聚更與坐中人行尋望
來處

溪光亭

溪亭新雨餘秋色明
滉漾鳥渡夕陽中
魚行白石上

過溪亭

溪淺復通橋過者猶恨懶
懶有沙上鷗常爲獨遊伴

披錦亭

春晚百花齊綿綿巧如織
細雨洗還明輕風卷無迹

襖亭

觴流無定處客醉醒還酌
毋令仲御歌空使人驚愕

苗苗亭

開花濁水中抱性一何潔
朱檻月明時清香爲誰發

醮醮洞

猗猗翠蔓長藹藹繁香足
綺席墮殘英芳罇漬餘馥

丹淵集 附錄
篔簹谷

誰言使君貧已用谷量竹盈谷萬萬竿何曾一竿曲

寒蘆港

蘆深可藏人下有扁舟泊正似洞庭風日暮孤帆落

野人廬

野人三四家桑麻足生意試與叩柴荆言辭應有味

此君菴

風稍遶林匝霜幹當窻靜遙知素壁上醉墨森相映

金橙逕

葉如石楠堅實比霜柑大穿逕得新苞令公憶鱸膾

南園

官是勸農官種桑亦其所安得陌上人隔葉攀條語

北園

使君美且仁遍地種桃李豈獨放春花行看食
秋子

荅與可十首

遠遊既爲東魯迂居又愛南山齒髮自知將老
心懷且欲偷安

舜井溢流陌上歷山近在城頭羈旅三年忘云
故園何日歸休

野步西湖綠縹晴登北渚煙綿蒲蓮自可供腹

魚鱉何嘗要錢

飲酒方橋夜月釣魚盡舫秋風冉冉荷香不斷
悠悠水面無窮

雨過山光欲溜寒來水氣如蒸勝處何須吳越
隨方亦有遊朋

楊雄執戟雖久陶令歸田未能眼看雲山無奈
神傷簿領相仍

冬歲常親鞭朴此生知負詩書欲尋舊學無處
時有故人起予

故人遠在江漢萬里時寄聲音聞道禪心寂寞
未廢詩人苦吟

佳句近參風雅微詞間發離騷竊欲比君庾信
莫年詩賦尤高

相思欲見無路滿秩西歸有時及君鈴閣小事
飲我松醪滿卮

送與可知湖州

連持梁卯久作溪山主深知爲郡樂但畏買
茶若來歸天祿閣坐守登聞鼓九重未明入百

辟盈庭舞城南獨歸卧心事誰當語舊聞吳興
勝試問天公取家貧囊裝盡歲莫輕帆舉茗溪
淨多石弁嶺瘦無土湖藕雪冰絲山茶潑牛乳
香粳飯玉粒鮮鯽鱠紅縷宮開水精潔人寄盡
屏住俗吏自難堪詩翁正當與從來思清絕况
乃病新愈團團肘後丹嵩嵩胷中素高卧鎮夸
俗清談靜煩訴應笑杜紫微湖亭但狂顧

墨竹賦

與可以墨爲竹視之良竹也客見而驚焉曰今

夫受命於天賦形於地涵濡雨露振蕩風氣春
而萌芽夏而解弛散柯布葉逮冬而遂性剛潔
而竦直姿嫵娟以閑媚涉寒暑之徂變傲冰雪
之凌厲均一氣於草木嗟壤同而性異信物生
之自然雖造化其能使今子研青松之煤運脫
兔之毫睥睨牆堵振洒繒綃須臾而成鬱乎蕭
騷曲直橫斜穠纖庫高竊造物之潛思賦生意
於崇朝子豈誠有道者耶與可所然而笑曰夫
予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始予隱乎崇山之

陽廬乎脩竹之林視聽漠然無槩乎予心初與
竹乎爲游莫與竹乎爲朋飲食乎竹間偃息乎
竹陰觀竹之變也多矣若夫風止雨霽山空日
出猗猗其長森乎滿谷葉如翠羽筠如蒼玉澹
乎自持淒兮欲滴蟬鳴鳥噪人響寂歷忽依風
而長嘯眇掩冉以終日筍含籜而將墜根得土
而橫逸絕澗谷而蔓延散子孫乎千億至若藜
薄之餘斤斧所施山石犖坼荆棘生之蹇將抽
而莫達紛旣折而猶持氣雖傷而益壯身已病

而增奇淒風號怒乎隙穴飛雪凝沔乎陂池悲
衆木之無賴雖百圍而莫支猶復蒼然於旣寒
之後凜乎無可憐之姿追松栢以自偶竊仁人
之所爲此則竹之所以爲竹也始也余見而悅
之今也悅之而不自知也忽乎忘筆之在手與
帑之在前勃然而興而脩竹森然雖天造之無
朕亦何以異於茲焉客曰蓋予聞之庖丁解牛
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
與之萬物一理也其所從爲之者異爾况夫夫

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與
可曰唯唯

祭文與可學士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己未二月庚子朔具官蘇轍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吳興太守與可
學士親家翁之靈嗚呼與君結交自我先人舊
好不忘繼以新姻鄉黨之歡親友之恩豈無他
人君則兼之君牧吳興我官南京從君季子長
女實行君次于陳往見姑嫜使者未反而君淪

丹淵集附錄終
亡于何不淑以至于斯匪人所知神實爲之昔
我愛君忠信篤實廉而不劌柔而不屈發爲文
章實似其德風雅之深追配古人翰墨之工世
無擬倫人得其一足以自珍縱橫放肆久而疑
神晚歲好道耽悅至理洗濯塵翳湛然不起病
革不亂遺書滿紙嗟乎今日見此而已我欲哭
君神往身留遣使往奠涕泗橫流絳幡素車歸
安故丘嗚呼哀哉尚饗

丹淵集附錄終

丹淵集拾遺卷跋

人知愛湖州之畫而不知愛其文非文有不工
於其畫也人之所見之不至也且畫之奇怪本
出于文章之餘而文之高古又出于其人之骨
懷本趣是豈有兩法哉湖州之文一出東坡兄
弟皆敬而愛之前輩大老如文潞公亦爲之延
譽司馬溫公則至于心服趙清獻公則至于歎
服荆公蜀公又皆形之歌詠湖州之爲人可知
矣湖州三仕於邛筆墨遺跡甚多後一百三十

年誠之被命守邛凡故舊之相屬者必湖州墨
林是求而不及其文焉則知湖州之文者能幾
哉東坡嘗贊其墨竹曰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
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又贊其飛白田始予見
其詩與文又見其行草篆隸以爲止此矣復見
其飛白則予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
者蓋不可勝計也然則自當時知之者已寡况
後世乎邛舊有湖州墨林堂誠之旣爲立祠堂
上以致邛人不忘之意又刊其集以廣於世庶

幾因其文以知其人勁正豪邁不獨在于區區
之踈篁怪木也雖然湖州之文散落不存者多
矣石林先生云東坡倅杭與可送以詩有北客
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詩禍作
世以爲知言而東坡亦嘗移書湖州趣其賦黃
樓二者集中皆無之間有詩與坡往還者輒易
其姓字如杭州鳳味堂坡所作也則易以胡侯
詩中凡及子瞻者率以子平易之蓋當時黨禍
未解故其家從而竄易斯文厄至于如此可勝

丹淵集
跋
三
歎哉今但掇拾其遺亡數篇以附于後後有同志者或又能訪其遺餘尚可以續編云
慶元元年五月既望曲沃家誠之跋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